

怀念吴征镒先生

——日记三则

梁汉兴

(1938~)，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日记，顾名思义，就是记当天的所做所闻所想，可长抒短叹，很随意也很真切。不时回头翻翻，就会记起许多人和事……

日记本来是给自己读的，为纪念吴先生不妨拿出来与朋友共享。或许其中一些话的背后会有我们许多共同的又不完全一样的故事。

首日封——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在研究室的迎新春茶话会上，我幸运地得到一份吴征镒邮票的首日封。首日封右上角是中国长城伴着吴征镒新近标准肖像的首发邮票，下方正中纪念戳上刻有吴先生的正面头像，周边环绕的一轮铭文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获奖者 吴征镒 2011-12-23 中国昆明”。然而，左上方一行清秀的手书、吴征镒的署名和钤印，很快吸引了我的眼球。我默默地念着：“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又默念了一遍，目光久久地停留在这一行字和那张绿色植物背景前先生开心的笑脸上。

先生集一生的智慧和经验，凝练出这样精辟的治学理念。作为后人，尤其是正在选择、开拓和发展自己事业的中青年人值得认真思考，细细体验并笃行之。人进入了老年仍要根据个人兴趣爱好继续学习，以充实生活，收获快乐。这件事同样需要日积月累，用心琢磨，持之以恒，相信千秋依然。虽然我是一个十分平凡、无大作为的人，仍以先生的话随时勉励自己。

2012年1月6日

我心中的吴先生

晚上我躺在床上读完了昨天春城晚报人物周刊刊登的几篇关于吴征镒先生的文章。先生今年97岁了。现住在昆医附一院干部病房。我牵挂着，祝愿先生早日康复。

我思绪起伏，心想：如果没有吴先生我也许归不了队，不跟吴先生做课题，我就去不了北美，做不了世界三白草科的研究……一生人，你的付出如果是一样多，但是有好的引路人，你得到的结果会很不一样。

1973年3月，我到植物所分类室后，一直受到吴所长学术思想和为人做事作风的影响。先生平和近人，一件小事至今难忘。我用的第一张盖玻片是吴先生亲自去北京植物所替我带回的，当时这东西在昆明稀缺。他去北京开会前得知后，一直把这事记在心里，直到将这小盒子交在我手上。多年来我一直感慨吴先生的博学睿智，对宏观及微观的预见与把握；八十年代初，吴征镒发现并发表了分布于亚洲腹地的五福花科两个新属，并重新改绘了世界分布图。相继前苏联远东发现了东方五福花新种，从此五福花科的“单型科”和其作为第三纪古北极起源说之典型代表的局面被打破。吴征镒推论了这个科的族群分化和分布区起源，当时我为了尝试用细胞学方法验证吴先生的相关推



论，经历了赴峨眉山大乘寺、黑龙江南岸大兴安岭塔河林区采集活植物的艰辛跋涉和对这种早春短命植物的精心种植呵护，以及紧张的实验室工作。当四福花 $2n=36$ ，东方五福花 $2n=108$ 的实验结果得出时，完全印证了吴先生推论的正确。在钦佩先生的“未卜先知”之时，应该说是正确的学术思想为先导的科学预见性，激活和引导了合理的研究思路和实施方法所得到的结果。

2013年3月5日

一颗闪亮的星

今日去“油管桥”为吴先生送行，我有意不带相机，不愿留下这一时刻的具体影像，而是想留住此刻精神和心理上的感受，让自己觉得吴先生依然活着，和从前一样。

吴先生安详地睡着了，我走到他身边深深地三鞠躬。从侧面看先生轮廓十分清晰，额头宽，鼻梁高，这一点我平日里没有注意到。先生双唇微闭、面容慈祥，非常平静。我走到先生身后，从颅顶看过去，我惊异地发现他的颅顶竟如此宽厚，比常人的要大出许多。我忽然感觉透过颅骨看见里面的一个充满智慧的大脑。这是一个伟大的、出类拔萃的科学家的大脑。里面存贮的亿万珍贵信息，除了已经永久地输出转变成现实人类知识宝库中的那些将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大量理论巨著和数不尽的有形无形的方方面面的知识财富之外，那个深邃的大脑依然在运行着，像是永远不会停息。吴先生，您会去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是否继续着您所热爱的为之探究了大半个世纪的那些有趣的课题呢？先生您累了，该歇一歇了，抽点空去抚玩欣赏一下您所收集的那些海贝，或是轻轻哼唱几段京腔……然后您会有更多闲暇来看您曾打算细细品读的那些经典和所谓的“闲书”了，这一切该是多么好啊……

我在先生门下工作了近三十年，先生几次都把我的称谓写为寒星同志，有照片、介绍信、便条之类。说是先生搞错了吧，然唯有一次，1996年先生在为我写推荐申报自然科学奖的评语中，写的又是梁汉兴同志。我曾用过寒星这个笔名。但愿将来我真是会变成天边一颗小小寒星，时时守望着星空中那颗以吴征镒命名的小行星：175718号。

2013年6月26日

